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録卷一百六十五

法帖論述三十五

錢唐倪濤撰

孫退谷庚子銷夏記

五月之末久旱不雨林居始覺有褻意静坐青藤

下取古石刻緒閲日以二卷為率憶丁亥之冬曾

著帖考今冉冉十三年矣舊所見者失去大半存

者重一寓目聊借以瀟洒送日月而已烟雲過眼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書

寧敢謬執為常有乎退翁手記

宋賜畢丈簡淳化閣帖

淳化帖為墨苑至寶內府棗木板搨用澄心堂紙李廷珪墨者絕少其字極豐穰而有神采凡鈎捺轉折起伏諸法俱備宛如手書余初見一二本上有翰林學士院印及紹聖三年裝題字者極精工實之如拱璧忽於戊子之春見九本乃淳化四年賜學士畢士安者搨法佳妙紙色墨色如古漆板誠海內第一部

也時賈人索價甚昂余與子朴極力搜措衣物一時
俱罄蓋恐市賈圖利分晰售之使此奇寶無復珠聯
璧合之日非為一人躭清玩也
帖中第八卷第十卷俱有畢文肅題云淳化四年四
月二十八日當直中使就院賜御札八分千字文一
卷法帖一十卷受恩如是激節可知第九卷有蘇丞
相頌題云蘇氏家藏子容題第十卷題云乙卯閏六
月十四日太一宮齋晚臨南軒看不知誰題下有長

嘗考輟耕録載大梁劉衍卿所見淳化祖石帖每卷有題識種種今帖中無之然帖上洗去之痕甚多豈别一本耶即此本耶至云淳化四年六月廿二日賜畢士安按文簡以四年五月出知外州何至六月復有欽賜之事此則不可解者也原裝用山和尚錦今帖仍是山和尚錦蓋錦中五色銀錠紋名山和尚也所謂祖石帖者帖幾經翻刻而以原帖為祖石非别有一帖在淳化之前而祖之也陸友仁以李後主昇

元帖為法帖之祖馬傳慶陳簡齋等各襲其說至董玄宰又以為澄清堂帖是祖帖皆誤也宋太宗當平定之後出内府之藏令王著摹勒石上以傳後世豈有反祖本亡國之帖而賜臣下乎

余既得丈簡賜本而缺首卷以為大美忌完理固如是正不必求全閱數日忽有持首卷來售者乃宋搨之最精者也與宋人汪逵諸君所考無異無論墨色開卷可辨其所刻卷數板字數相聯而字比諸帖中

字皆大他本所絕無有者也遂令十卷俱足亦異數也戊戌李上林以所藏宋搨第五卷閣帖送閱宋裱斷壞已甚余重裝之題云淳化官法帖真本極其豐逸然帶有開國朴氣他本摹刻雖極精工非失之瘦即失之媚遠不及也吾向見第六卷第十卷上有翰林學士院印及紹聖三年冬至前一日裝題字乃初搨本也又見第七卷第八卷上有賈似道印乃中年搨本也今復見此第五卷上有橫裂文乃晚年搨本

也吾三見而備卷帖之終始惟拈出朴氣二字則潭絳大觀諸刻一齊拜下風矣戊戌六月十六日退翁記庚子五月二十四日重閱於集古閣

宋賜本大觀太清樓帖

宋搨大觀帖有黃白紙二種所見不一而黃紙者上見一部字法精妙宛如手書乃嶶宗賜宰相余深者予初從市賈得二本於江右李梅公得二本萊陽左旦明得二本浙江張爾唯得一本賈城曹子固得一

多或長尺餘者師旦死二子析而爲二長者負官緡沒十卷於庫絳守重刻下十卷足之謂之東庫本幼者復重摹上十卷亦足成一部於是絳有公私二本靖康兵火石並不存金人百年之間重摹至再南渡後潘氏真本已稱難得今傳世者大約皆榷場中翻刻所謂亮字不全本新絳本北本是也如方趙二公藏本真此時之星鳳矣余又於王長垣寓見方楷所藏第九第十二卷而第九卷首頁斷損處與單炳文

至於唐石宋搨戞戞乎難言之矣南和白侍御抱一
家傳一本是趙子固藏本所謂落水蘭亭也其本舊
稱闕行五字未損神韻渾淪世間第一鴻寶侍御由
林縣令徵為御史此帖不一日去手壬午余自楚中
典試回侍御招余飲出此帖侑觴侍御為余門人余
不敢一語讚恐侍御疑余欲得之也既而世道滄桑
侍御避地會稽余次兒道楷亦就婚在彼每出帖相
示輒言不能令余再見之悵然不樂越十五年侍御

後更欲雪上車寒凜因詣董買得之又跋云廿餘年
習蘭亭皆無入處今夕鐙下觀之頗有所悟漫書於
此此帖後歸於雲川蕭氏在其家二十年又歸于俞
玉鑑家又歸於高幹辦家趙子固託滿師以半萬劵
得之舟過昇山風厲帆壞子固抱帖立淺水中曰蘭
亭在此餘不足惜也乃自為跋數百言以記之末云
首尾三十年心好目玩終獲為我物幾死猶不恨也
人其可以輕視乎余有此哉其篤好之如此

石言蘭亭石本以有鋒芒稜角為勝此本羣帶右流天五字已缺而鋒穎神采奕奕搨法之最工者也濟南邢子愿曾翻刻之視此相去千里矣甲午始來予家余曾題之云昔人謂評蘭亭如聚訟其實有不然者蘭亭之有定武如衆星之有斗羣峰之有嶽也舉目可辨寧待聚訟乎蘭亭之妙法度悉備而不以法見神力俱足而不以力見所謂純綿裹鐵此真是矣宋人極力規橅不下百本或學其純綿而失之嫵媚

為精工每刻玉池皆用御府圖書其一百一十七刻
俱全在故內今零散不可問矣又南宋丞相游似所
集亦百餘本今西川胡菊潭先生所收二三十本後
皆有手題用景仁及克齋圖書其中有御府領字從
山本極為精采余手摹之刻石置硯山齋

右軍黃庭經

黃庭經傳世者少佳本褚河南臨者舊稱第一然石
缺其半乙酉之春從市買得宋裝小册一函展視用

目所不經見者合裝成帙余曾有題云向聞王右軍有所書洛神賦求之二十年勿獲寓目即大令洛神亦止見宋搨十三行耳丁亥之春同錢闕名於報國寺松下見右軍洛神錢咋舌稱為異寶越數日復見大令全文二王妙蹟一旦完聚真異數也宋人董廣川最稱該愽其書跋云逸少此賦當以為第一今無復存者但子敬所書猶未可以伯仲間論也又云昔馬澄評右軍書謂勸進洛神賦諸書皆作今體知逸

數十展記舊所跋

李後主刻此帖後宋太宗見而悅之因刻淳化閣相敵至於神骨風致固非王侍書所能辦耳五月二十五日海門舟中

書家草法宜入規應矩力能扼腕處處停筆為佳所謂忙中不及作草也此法惟右軍獨據其勝而澄清帖悉傳其神楊村舟中

舟至河西務司關者胡君亟欲相晤以舟小有內眷

右軍所臨鍾太傅書乃南唐墨寶堂石神韻俱全信乎其為墨寶也太傅字形多匾闊帶有隸意右軍但以已意臨之不區區求形相之似也古人臨書惟欲發露自已精神不肯寄人籬下往往如此趙子昂云蘭亭與丙舍帖絕相似乃王自似王非王之似鍾也

王右軍黄庭經

余有御府本黄庭經特為寶重又得宋搨殘闕本乃褚河南所臨宋高宗刻之禁中米元章所謂天下第

一也雖存者僅半然不失為寶今行世乃吳通微書
視此不啻霄壤矣

王右軍樂毅論

樂毅論是王右軍親書於石以貽後人者唐太宗取
入御府甃昭陵中後溫韜盜發舊石已碎宋學士高
紳以鐵束之其末獨存海字此本是也歐陽文忠云
其石高學士之子弟質錢於富人而富人家失火遂
焚其石趙德父云石末焚後在郎官趙竦家木匣貯

之極為珍惜親舊有求墨本者必手摸以遺之後不知所在近人李日華有一本題一脩字傳為歐陽重刻然世亦罕見今所傳行者乃宋人王著偽書耳

王右軍東方朔畫贊

貞觀所購大王書評定以黄庭第一畫贊第二則知此帖唐時尚在御府所謂殉葬王敬仁乃偽也書法挺勁與他書稍異唐初諸賢無不自此入手而栁誠懸得之為多觀護命經固全用其法也

相傳衛夫人有筆陣圖右軍題其後累代皆以為右

軍書余觀其論書語殊淺薄尚不及孫虔禮而書法

亦遠遜右軍他書殆後人妄為之耳趙子固云學書

必先定間架若論間架莫平正於此矣操觚者所必

資也至孫虔禮云既知平正務追險絕是又在人自

得何如耳

王右軍十七帖

唐文皇收右軍遺跡率以一丈二尺為一卷因首有

都下用錢萬二千便可購得元祐中親賢宅借板墨百本分遺宮僚用潘谷墨光輝有餘而不甚黟黑及有木横裂文士大夫不能盡別由此觀之刻同而墨殊亦有以也甲申歲五月余於書鋪中得古帖三卷第二第五第八明年五月又得七卷多第八缺第九六月以其多者加公權帖一卷於錢塘康自修許易得第九卷始為全書雖墨有燥濕輕重造有工拙皆為淳化舊刻無疑是可寳也自太宗刻此帖轉相傳

行真蹟元時在趙文敏家使我得之則不啻也一日得見文敏所書跋云晉王獻之所書洛神賦十三行二百五十字人間止有此本是晉時麻牋字畫神逸墨彩飛動紹興間極力搜訪僅獲九行一百七十六字所以米友仁跋作九行定為真蹟宋末賈似道執國柄不知何許復得四行七十四字欲續於後則與九行之跋自相乖忤故以紹興所得九行裝於前仍以紹興小璽款之却以續得裝於後以悅生胡盧印

## 智永千文

智永嘗書千文八百本散在江南諸寺今尚有墨蹟存世宋大觀中薛氏以長安崔氏所藏眞蹟刻石極其精善余所收乃當時舊搨不待驗律呂爲律召及有方綱摹字而知其妙也董玄宰云智永爲虞世南之師作永師書當思永師用筆乃不笨鈍作永興書當思永興用筆乃不板結吾家有趙文敏六體千文惟楷書純類智永蓋以虞伯施參合爲之遂爲古今

唐初諸人無一不摹右軍然皆有蹊徑可尋獨孫虔禮之書譜天真瀟洒掉臂獨行無意求合而無不宛合此有唐第一妙腕余垂髫時見文氏停雲館帖中有此書愛之後見宋人刻本以為觀止矣甲申忽覩此卷驚嘆欲絶以市賈索價太昂不能收惜惋竟日卷上有宋高宗徽宗雙龍璽及宣和小璽卷中五乘也下少一百三十字漢末張伯英下少一百六十八字虞伯生臨秘閣帖補之後越六年復見于西川士

李邕嶽麓娑羅樹雲麾將軍東林寺張從申玄靜先
生

右行書

淳化法帖諸帖之祖王著模刻深得古意不見古跡得
此足矣

絳帖淳化之子潘師旦模刻骨法清勁足正王著肉勝
之失然駁馬露骨未免羸瘠之失

潭帖淳化之子希白模刻風韻和雅血肉停匀但形勢

鼎帖石硬而刻手不精雖博而乏古意

星鳳樓帖曹之覓模刻清而不穠亞於太清續帖

玉麟堂帖吳琚模刻穠而不清多雜宋家筆仗

寶晉齋帖曹之格模刻星鳳之子在諸帖中爲最下

百一帖王曼慶模刻筆意清遒雅有勝趣恨刻手不精

湯允謨古今石刻辨

北紙用橫簾其質鬆而厚不堪滲墨以墨拂之如薄雲之過青天猶隱隱見紙白處凡北碑皆然且不用油蠟

填以濃墨謂之響搨然圈隱隱猶存其字亦無精彩易
見
世謂紙之精者可支千年今去二王方八百餘年而片
紙無存不獨晉人如唐世善書之蹟甫三百餘年亦希
如星鳳何也嘗考其故蓋物之奇異常聚於富貴之家
或一經亂離水火則羣舉而失之非若他物散落諸處
猶有存者桓玄之敗取法書名畫一夕盡焚所喪不知
幾何良可悲也

鐫石雖井闌階砌皆遍刻無遺所以段數最多或有長尺餘者舜臣死二子析而為二長欠官錢没入上十卷於絳州絳守重摹下十卷足之幼者復重摹上十卷亦足成一部於是有公私二本於絳州矣靖康兵火石並不存金人百年之間重摹至再慶元間余官守長沙嘗見舊宰執家有南渡初親自北方攜得舜臣原刻本未分析時二十卷珍藏非得二十緡官陌不肯與人乃北紙北墨精神煥發視金人所摹者天淵矣淳化閣帖既

上蔡臨摹絳帖上十卷雖比舊絳帖少十卷而迥出臨江帖之上余嘗見於沙西府劉曦家

武岡軍重摹絳帖二十卷殊失真且石不堅易失精神後有武臣守郡嫵其字不精采令工人即舊畫再刻謂之洗碑遂愈不足觀其釋文尤舛謬然武岡紙類北紙今東南所見絳帖多武岡初本且驗其殘缺處自可見

武陵帖亦二十卷雜取諸帖重摹而參以人間未見者其間惟右軍小字黄庭經最妙他帖所無也彭州帖亦

高宗聖草天成奎文煥發肆筆成書垂法萬世壽皇重
規疊矩宸畫尤妙兩朝訪遺書多得晉唐舊跡至淳熙
間奉旨以御府珍儲摹勒入石名淳熙秘閣續帖置秘
書省寶慶火災其石不存
汝帖乃王寀輔道摘諸帖中字牽合爲之每卷後有汝
州印爲黄伯思所掊擊不直一文今會稽又以汝帖重
開謂之蘭亭帖其實汝之靡耳
宋宣獻公刻賜書堂帖于山陽金鄉首載古鐘鼎識文

絶妙但二王帖詮釋未精今石不存
胡龍學世將刻豫章法帖種種精妙今已重摹但後有
小隸書范忠宣公戒子弟書是本初許提舉間刻二王
帖於臨江摹勒極精然少詮釋廬江李氏刻甲秀堂帖
前有王顔書多世所未見但繼以本朝名公書頗多大
抵今人書自當作一等耳曹尚書彦約刻星鳳帖於南
康軍雖以衆刻重摹而精美不茍並無今人書韓郡王
侂胄刻羣玉堂帖所載前代遺跡多有未見者後亦多

今朝人書韓敗後入秘書省

蘭亭帖世以定武本為冠自薛向作帥別刻石易去於原石鐫損天流帶右四字以惑人然原本亦有法可辨鐫損四字一也管絃之盛字上不損處若八字小龜形二也是日也觀宇宙一行之間界行最肥而直界伸脚十字下出横闌外三也管絃之盛盛字之刀鋸利如鈎四也痛字改筆處不糢糊五也興感之由由字類申字列叙之列其竪如鐵釘此其大略也然定武又有肥瘦

摹者後猶有趙立之印予嘉熙庚子自嶺右回至宜春見原本於一士人家用北紙北墨無一字殘缺而清勁遒媚正類蘭亭字形今世所見重摹本幾小一倍此蓋齊梁間拓本真希世之寶也

元常力命帖惟此本與潭州本佳他無足取

顏碑在南方者甚多麻姑壇記吳興石柱記舊本千祿字妙喜寺西林題名皆絶品也歐陽小字千文在邢州

溫彥博墓誌在東京九成宫碑仲夏蘭若二字帖化度

寺碑丹州刺史碑並在北方會稽高續古家有重摹寺碑咄咄逼真

余遡瀟湘歷衡潭永全道五郡並無古刻惟道州有漢綏蠻校尉熊君之碑若浯溪中興頌乃唐中世所立耳亦已石乏工人每因舊跡加洗刻以為衣食業故愈失真

徐騎省鉉深得古小篆法有篆千文刻石南昌精妙無愧古人今已重摹失真

雁塔題名帖有北本有彭州本然北本為上彭本頗失真

余嘗見南岳一僧云衡山多秦漢以來碑在林莽蔽翳間寺僧懼為官司所擾匿不敢言亦不敢遷至屋下故愈為霜露剝蝕良可歎也

山陰僧偽作王大令保母墓志佗冑以千緡市其石予疑其贋作殊無一點大令氣象及見東坡所作子由保母墓志語則僧果偽也

俞紫芝臨十七帖後録

十七帖凡廿七條逸少書中龍也張彥遠以爲王草書中烜赫著名帖信然自昔相傳之周益州者蓋其中間蜀事爲多玩味帖語類多晚年所作政在會稽時也第十六條云胡母氏從妹平安故在永興居去此七十也

按吴志永興縣其地爲今之蕭山云右跋語載會稽志

右王逸少十七帖乃先唐正刻本今世間有二於乌尾有十七帖草書晉右軍真蹟貞觀中裴業進上太宗詔

下使能搨書僧智辯撫之親賜智辯一本將令出外使人間流傳之從此本出之後年深智辯既沒其本遂入法海僧曇昉極寶之不輕出余知之遂竊就昉求之出萬計方獲太宗以草書卷頭有十七日以此呼之十七帖其下實有廿五帖一百二十行一千一百二十四字

鍾紹京記　唐中書令封越公

黄長睿東觀餘論書十七帖後一則見前

翰林侍書王著有寫本驗其數蓋二十七帖與鍾紹京

異矣今本除真書菓子名畫一百二十九行李建中續

記

至正廿又一年仲夏初吉紫芝生臨於黃岡之行軒

王弇州論閣帖

米元章有書才而少書學黃長睿有書學而少書才以

故評隲古人墨刻真贋亦有相牴牾者然長睿引證各

有據依不若元章之孟浪也如謂鍾太傅尚書宣示為

右軍臨白騎遂帖為大令臨蓋不惟太傅宣示已殉王

脩塋而開元中滑臺人家用右軍扇臨宣示大令臨白騎二帖應募入内府其事甚明至謂長風帖爲逸少少年未變體書葢以右軍别帖有長風泡母子語可證也此外辨右軍自適得書至慰馳踈耳酸感至此加下痢宰相安和噉豆鼠伏想嫂等闊别稍久不得臨川初月二日至前從洛白耳鯉魚蔡夫人家大小悉佳潤轉阮公故彌月半邊欲遺書大令玄度時來極熱敬唯服油復面悲積嫂等帖皆非真或以辭氣太凡或以書法非

妙或即其人其事駁之俱當他如辨江叔及藝韞多才
帖為唐高宗衞夫人帖為李懷琳褚遂良甥無薛八侍
中山河帖為枯樹賦中語李斯書為陽冰裴公碣内字
右軍備官而行為唐人集右軍書賈曾送張說文皆妙
有事理真書家董狐也
米元章以閣帖張伯英知汝殊愁及大令吾當托桓江
州為張伯高書黃伯思亦斷以為然而云數往虎丘祖
希時面祖希張玄之字大令時人以為伯高書二王帖

辭耳按此帖既有祖希時面語與疾不退至分張同結
法安知非大令縱筆耶而必於伯高也及考張懷瓘書
斷稱張融正草諸體於草尤工齊梁之際殆無以過或
有鑒不至者深見其有古風多誤寶之以為張伯英書
也而搨本大行於世又按融本傳嘗對孝武帝曰不恨
臣無二王法恨二王無臣法然則此書又安知非張融
筆耶黃米懸斷為伯高書不若吾之懸斷乎愈光也
伯英殊愁體太令而乏古大令疾不退至分張筆過流

非至於蛟龍駭獸奔騰拏攫之勢心手隨變窈冥而不知所如又云子敬如䗂海移山翻濤破嶽懸崖墮石驚雷遺光此豈非草聖之極耶考前後書亦未必似伯高蓋伯高時有肥筆渴筆不若是之勻和也若托桓江州一書又多逸少語子敬亦不合書之覺思光為近至於右軍雖結構緊密而變化靈異又不可以一節為拘也閣帖真書自鍾太傅宣示外獨有王世將僧虔四疏啟耳行草自二王外獨有皇象索靖及亮白一紙耳何也

少以穆帝升平五年卒後二年為興寧二年此經始降
逸少安得預書之又按梁虞和論書表云山陰曇釀村
養鵞道士謂羲之曰久欲寫河上公老子縑素已具無
人能書府君能自屈書兩章便合羣以奉羲之為停半
日寫畢携鵞去晉書本傳亦著是說然隱居與梁武啓
又云逸少有名之蹟不過數首黄庭勸進樂毅等不審
猶有存否蓋此啓在著真誥前未之考耳而李太白乃
有黄庭換白鵞之句相習之謬也伯思自以為至當矣

所書兩不相涵也張懷瓘書斷張彥遠法書要錄並載右軍書黃庭六十行褚遂良右軍書目黃庭經書與山陰道士其時真蹟自在又武平一徐氏法書記親在禁中見武后曝書太宗所遺者六十餘函有黃庭復何所疑哉他人無誤正伯思自誤耳

千字文前行書勅散騎員外郎周興嗣次韻考勅命之制始於唐當是書梁字之誤也又梁武令殷鐵石搨二王書今大令帖中有稱鐵石者即是殷所書而王著輩

錯著之耳此亦殊非細故黃長睿赦而不攻何也
樂毅論小中有楷黃庭經楷中有小東方朔畫贊五分
中有方丈洛神賦方丈在五分中曹娥碑五分字四分
畫力命表三分畫五分字此書家教典也不講求何由
修證

屠隆考槃餘事

古帖歷年遠而裱數多其濃者堅若生漆以手指之纖
毫無染黰之摩弄積久紙面光彩如研古意自然故面

舊而背色長新其側勒轉摺處並無沁墨水跡侵染字
法且有一種異馨發自紙墨之外質薄者揭之堅而不
裂以受糊多耳厚者反破裂莫舉以年遠糊重紙脆故
也今之贋帖效南搨者近似之然以手微抹潲指皆黑
效北搨者敲法入石太深字有邊痕用墨不匀濃處若
烏雲生雨淺者如白虹跨天殊乏雅致大率皆以川扇
紙竹紙用挂灰爐烟瀝和水染成古色表裏湮透兩面
如一試以一角揭看薄者即裂厚者性健不斷矣此俱

以形似求之若以字法刻手敲手搨法過目翻閱雖同一宋搨而妍醜即别矣矧贋搨乎

吳中近有高手贋爲舊帖以堅簾厚麄竹紙皆特妙也作夾紗搨法以草烟末香烟薫之火氣逼脆本質用香和糊若古帖臭味全無一毫新狀入手多不能破其智巧精采反能奪目鑒賞當具神通觀法

古之北紙其紋横質鬆而厚不甚受墨北墨多用松煙色青而淺不和油蠟故北搨色淡而紋皺如薄雲之過

石也余家近藏停雲館法帖貞珉乃文待詔先生為之永鑒國博和州兩先生為之手勒溫始吳鼒章簡甫三名人為之手刻鏤不計工惟期滿志完不論日第較精粗凡此諸公每搆佳蹟古搨非窮年彌月不輕摹搨最後止得一十二卷特以待詔先生父子三人皆握翰墨宗匠海內以名蹟觀覽者門無虛日是以此帖遂得晉唐宋元我明劇跡咸萃其中今有遺帖與之相角無不纖微克肖名公苦心於此逮見且多歷年所総計其時

則春秋閱畫二十有四始克竣工至若右軍黄庭尤三
易石而就首卷小字則名公繼起不易鐫摹且無論國
朝名帖莫可比肩即令遡觀宋元以來淳化大觀戲魚
臨江等帖俱已煙銷莫知何所則此帖不珍更何可珍
此帖不寶更何可寶而今而後吾知法書至此止矣無
以加矣即有精帖必無良工即有良工必無精鑒如是
遇合千古難遭既遭名時復獲名帖可弗寶諸自昔外
家流傳他所皆成和璞歲之甲寅乃歸寒山凡翰墨親

知咸歎希有遂什襲珍藏不輕示人每一春秋止搨數帖以公同好或有真能氷鑒者舉而贈之間有以貨財相易者利而與之餙以縹緗裝以名玉定為數種不二其價列之下方

趙靈均寒山金石林

何莊淳化帖記聞

前代法書未有彙成巨帙以為後人楷摹者始獨淳化閣中一帖耳自淳化閣帖一出而後枝流派分不可勝

繒帛所委而溺者研材碑板耳厥後識者間取鐫摹不下千萬即世所稱泉州本是也比以真贋最多魚目夜光説如聚訟由此而勝國湮沒莫顯及我明時掃除外患孝高皇帝定鼎留都取緝宇内郡書碑板經籍置之金陵而此槧本亦入所收矣收而經史百家儲爲國家武庫而此法書視如朽木巍然高閣逮乎文皇遷都燕北復收圖籍置之成均此則復别置一所依然如故自此而後無與見聞者歷二百餘年矣而我外祖當世廟

也遂以一本徧求天下精工毫髪無忝翻成十卷獨於數目移勒下方今謂之下號斯時亦止間一拓耳取彼真本穴地藏之逮世廟晏駕人代綿邈耳目更新掘取靈秘置之廣堂大厦彼翻摹手左右分置日夕摹拓親知故舊則以上號僚友則以下如此流傳而轂不再熟彼司祝融者取而藏之煨燼之中矣神物顯晦豈非天耶余聞而惜之聊疏其始末以資博古者之異聞

汪珂玉珊瑚網

淳化閣帖無銀錠本

祖帖在世余足跡海内僅見兩三部其中合湊者多皆非初搨内有銀錠紋爲後搨無疑原傳宋太宗詔諸大臣購天下名蹟摹勒藏内府故不多傳後又爲王著翻刻又差一層矣至著刻者余亦見之前有王著二字然閣本以紙墨爲貴此帖紙是澄心堂墨是廷珪有目力者一見了然自明即不多見者亦知神彩奕奕爲神物不知何由至江南得藏余齋也可勝欣幸餘清無主人

淳化閣帖行世後一經黄長睿之刋誤再經王弇州之
抨擊而王著幾無處生活長睿既譏其不深書學又昧
古今而弇州直嘲之為手如懸鎚腹無半册史在且謂
當時三舘無糺正者每一開卷便為王著村老供一胡
盧董狐之筆不啻嚴矣而波磔督策隃麋側理不能不
歸美於模搨之工葢八法所在又何拘時代官位間余
論閣帖惟以墨黒甚於漆字豐穰有神者即為真初搨
本如兩府被賜親贈遺文章家雅語何從沾沾辨之哉

六藝之一録卷一百六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録卷一百六十七　　　錢唐倪濤撰

法帖論述三十七

瘞鶴銘

右瘞鶴銘題云華陽真逸撰刻于焦山之足常為江水所沒好事者伺水落時模而傳之往往祗得其數字云鶴壽不知其幾而已世以為難得尤以為奇惟余所得六百餘字獨為多也按潤州圖經以為王羲

之書字亦奇特然不類羲之筆法而類顏魯公不知何人書也或云華陽真逸是顧況道號今不敢遂以為況者碑無年月不知何時疑前後有人同斯號者也六一題跋

右軍嘗戲為龍爪書今不復見余觀瘞鶴銘勢若飛動豈其遺法耶歐陽公以魯公書宋文貞碑得瘞鶴銘法詳觀其用筆意審如公說山谷題跋

瘞鶴銘大字之祖也往有故一切導師之碑可與之

爭長令亡之矣仝上

趙景修歸自金陵會於瑞竹藏院凡七人陳元俞楊元發明叔張德夫覺夫李端叔覺夫出此書相示世以為右軍書或謂其語不類晉人然卒不能辨也自歐陽文忠公指華陽真逸乃顧況道號遂知為唐人書爾後襲前說者必相與排抵殆不復容是正其如知耳而不知目天下之公患吾知為佳字耳何必紛紛於唐晉也姑溪題跋

害并尸氵冫（又闕八字）華亭爰集真侶瘞爾（闕二字或文但止於此未可知）丹陽真宰（此四字不知其次）

右瘞鶴銘資政邵公亢嘗就焦山下缺石考次其文如左其不可知者闕之故差可讀然文首尾似差可見雖文全亦止此百餘字耳而歐陽文忠集古録謂好事者往往只得數字唯余所得六百餘字獨為多矣蓋印書者傳訛誤以十為百當時所得蓋六十餘字故云比數家本為多此銘相傳為王右軍書故蘇

舜欽子美詩云山陰不見换鵞經京口新傳瘞鶴銘
文忠以為不類王法而類顔魯公又疑是顧况云道
號同又疑是王瓚僕今審定文格字法殊類陶弘景
弘景自稱華陽隱居今曰真逸者豈其别號歟又其
著真誥但云已夘歳而不著年名其他書亦爾今此
銘壬辰歳甲午歳亦不書年名此又可證云壬辰者
梁天監十一年也甲午者十三年也按隱居天監七
年東遊海嶽權駐會稽永嘉十一年始還茅山十四

年乙未歲其弟子周子良仙去為之作傳即十一十
三年正在華陽矣此銘後又有題丹陽尉山陰宰
數字及唐王讚詩字畫亦頗似瘞鶴銘但筆勢差弱
當是效陶書故題於石側也或以銘即瓉書誤矣王
逸少以晉惠帝大安二年癸亥歲生年五十九至穆
帝升平五年辛酉歲卒則成帝咸和九年甲午歲逸
少方年三十二至永和七年辛亥歲年四十九始去
會稽而閑居則不應三十二年已自稱真逸也又未

官於朝及閒居時不在華陽以是考之此銘決非右軍也審矣東觀餘論

朱方鶴銘陶貞白書在焦山下石頑難刋且爲水泐故字無鋒纇若掘筆書昧者從而斆之深可一笑仝上

張壆考次瘞鶴銘文

華陽真逸撰　上皇山樵闕一本有書字

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於華闕一字當爲亭甲午歲化於朱方天其未遂吾翔闕一字當爲寥廓耶奚奪闕一字仙鶴

之遽也迺裹以玄黃之幣藏乎茲山之下仙家無 闕四字

我竹 此字不全 故立石旌其事篆銘不朽詞曰

相此胎禽浮丘 闕二字 余欲無言爾 闕五字當有雷門二字 去鼓

闕一字當為華 表留 闕二字當為形義 唯髣髴事亦微寘爾將何之

解化 闕五字 厂 此字不完又闕一字 惟寧後蕩洪流前固重扃右

此六字不完又闕八字 華亭爰集真侶瘞爾 闕四字或但止於此未可知也 丹

陽真宰 此四字不知其次

瘞鶴銘今存于焦山及寶墨亭者蓋盡於此凡文字

之如此其間闕文雖多如華亭寥廓之類亦可以意讀也二月一日南陽張壆子厚記

刁景純得唐人書瘞鶴銘文

鶴壽不知其紀壬辰歲得於華亭甲午歲化於朱方天其未遂吾翔寥廓也耶奚奪余仙鶴之遽也迺裹以玄黃之幣藏之茲山之下故立石旌事篆銘不朽

詞曰

相此胎禽仙家之真山陰降蹟華表留名真惟彷彿

事亦微寘西竹法里宰耳歳辰鳴語解化浮丘去莘左取曹國右割荆門後蕩湯洪流前固重扃我欲無言爾也何明爰集眞侣瘞爾作銘宜直示之惟將進寧丹陽仙尉江陰眞宰立石

瘞鶴銘在潤州焦山下初刻于崖石久而崩摧覆壓掩没故不復得其全文余嘗怪唐人尚書學而此銘字特竒偉宜世賞悉而卒不見傳於人自張懷瓘張愛賓徐浩論書備有古今字法亦不見録考其歳月

雖不可得然此山之摧裂圮垝莫知何時而是書壓
覆山下知其刻已久但隱沒石間自昔或未知之然
其刻畫亦幸至今尚存歐陽文忠公以舊記稱王羲
之書為非又疑顧況自號華陽真逸謂此書類顏太
師況存中直謂顧況所書而碑書篆者上皇山樵也
則謂況書不可也往時邵興宗考次其文闕四十二
字而六字不完又有六字不知其次其後張壆自力
求之摹兩山間其闕字三十有五不完者七而又別

黃伯思學士以瘞鶴銘示余世謂晉右軍將軍王逸少書歐陽公疑華陽居士唐顧況道號然逸少逋翁其書可見不與此類嘗考次其年羲之生晉惠帝大安二年癸亥歲至穆帝升平五年辛酉歲卒當五十九年而成帝咸和九年太歲在甲午逸少當三十二歲逮四十八年辛亥始去會稽其時未嘗至朱方華陽又非其郡邑所望不得以此為稱顧況卒於貞元末當元和七年為壬辰九年為甲午良不及也上推

壬辰歲爲天寶十一載況當兒稱其號華陽乎蓋自貞元以後皆不合於此昔陶弘景嘗以其居華陽觀故自號華陽隱居貞白平時著書不稱建元直以甲子紀其歲今曰壬辰歲得之山陰甲午歲莝于朱方壬辰當天監十一年甲午則其十三年也隱居以天監七年游海岳往會稽來永嘉至十年還茅山十二年弟子周子良仙去貞白作傳即十一年在華陽此其可知也或曰茅山碑前一行貞白自書與今銘甚

異則不得為陶隱居所書然華陽真逸特其撰銘若其書者上皇山樵也四人各以其號自别固不得識其姓名疑皆隱君子也然其書在江巖石壁摹搨最難又石摧壓其上人不得至風雨雪霜不及故字畫至今尚完或疑梁以書傳逮六百年不應如新刻於石余求銘後王瓚書蓋自貞觀至今亦無譌缺貞觀去梁未久可考而知也廣川書跋

宋曹士冕云焦山瘞鶴銘筆法之妙為書家冠冕前

輩慕其字而不知其人最後雲林子以華陽真逸爲陶弘景及以句曲所刻弘景朱陽館帖參校然後衆疑釋然其賞鑒可謂精矣以余考之一本山樵下有書字眞其宰下有立石二字一本我傳爾銘作出於上眞爾其藏靈作紀爾歲辰張壆本作丹陽外仙邵亢本作丹陽仙尉又有作丹陽外仙尉者且中間辭句亦多先後不同尚俟挐舟過揚子手自摹印以稽其得失之一二可也王氏法書苑

右梁陶弘景正書瘞鶴銘刻京口焦山西南之麓下臨江水予弘治甲子嘗游焦山問僧銘之所在則云已崩裂墮江雖水落亦不復見予信之載其語游山記中正德丁丑冬再至京口錢逸人德孚為予言嘗識其處予既驚喜且自笑昔為僧所誑遂與德孚及鄉貢士俞貞明渡江登山踏雪尋之果得於石壁之上可讀者僅二十字因搨以歸未至銘數十步崖上有宋嘉熙二年陸放翁題字云踏雪觀瘞鶴銘乃知

昔人好奇已先於余銘殘缺而録其全文好奇之士庶幾同一快也金薤琳瑯

瘞鶴銘見稱於世不在蘭亭之下但以其僻在荒寂山僧憚於摹搨紿云崩裂墮江人間既少其本雖京口士大夫往來山中亦以僧言爲信吾師南濠先生家藏碑刻甲於東南嘗録其文悉加題品爲金薤琳瑯凡數十卷獨以未得此銘爲恨邇者放舟京口冒雪渡江果得於山石之下親搨以歸由是此銘復傳

人間而僧亦不能隱矣昔姜白石有蘭亭考俞壽老有蘭亭續考元慶敢竊其義取古今論辨緝爲一編名之曰瘞鶴銘考天下後世豈無同予之好者乎正德戊寅正月十日姑蘇顧元慶謹書 瘞鶴銘考

瘞鶴銘考 陳鵬年輯

瘞鶴巖一曰義之巖 有瘞鶴銘中有逸少書三字故人又以爲羲之巖

霹靂石 在瘞鶴巖側

瘞鶴銘在焦山下江水中

夆山徵君此宋咸淳間所存者也

瘞鶴銘并序華陽真逸撰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于華亭甲午歲化於朱方天其未遂吾翔寥廓耶奚奪之遽也乃裹以懸黃之幣藏乎茲山之下仙家立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相彼胎禽浮丘著經迺徵前事出於上真余欲無言紀爾歲辰雷門去鼓華表留聲我惟髣髴事亦微冥爾其何之解化維寧後蕩洪流前固重扃右割荆門末下華亭爰集真侶瘞爾

作銘上皇樵人逸少書此府治後石刻臨本
趙氏金石録云集古録華陽真逸是顧況道號徧檢
唐史及況文集皆無此號惟況撰湖州刺史廳記自
稱華陽山人爾不知歐公何所據也苕溪漁隱曰集
古録疑前後有人同斯號者西清詩話云余讀道藏
陶隱居外傳號華陽真人晚號華陽真逸此蓋同斯
號矣集古録又以字不類羲之筆法而類顏魯公不
知何人書也第蘇子瞻黄魯直皆以此銘為右軍書

縣志志內載集古録一則又載節録東觀餘論廣川書跋二則全文俱已見前茲不重録

延陵吳寧野京口三山賛序云北固之東則焦山焦山之勝則瘞鶴銘陶貞白踵焦處士而棲隱山靈爲之改觀碑在層巒蔚然蒼古淋漓要非近代可儗嘗有贋本世共寛之

東海屠赤水云瘞鶴銘梁陶弘景書世傳在直隸鎮江府焦山寺山峙水中今不可得其字神妙此董香光題考槃餘事

非右軍不能也歐陽永叔疑是顧況尤無據黄長睿謂為陶隱居又謂即丹陽尉王瓚瓚腕力弱不辦此隱居雖近似要之亦懸斷也余不識書竊以為此銘古拙奇峭雄偉飛逸固書家之雄而結體間涉疎慢者手不隨者恐右軍不得爾至於鋒禿穎露非盡其本質亦以石頑水泐之故而魯直極推之又酷愛之得無作捧心隣女耶取魯直書作小推詰渠不能不面赤也

焦山瘞鶴銘或以為陶隱居或以為顧況或謂即王
瓚筆獨蘇長公黄太史以為非右軍不能而苕溪漁
隱辨其誤似更有據余所藏舊搨銘書僅缺二十餘
字盖郡守模之壯觀亭者雖結法加密而天真微刓
葉伯寅常從其舅氏周六觀遊焦山於水中探刻石
摩挲久之不及搨時時悵恨昨年秋得袁尚之本僅
十六字加裝潢屬余題其後六觀愽雅君子清言為
一時冠不幸早夭伯寅念之尤切毋亦寄渭陽之思

仙江陰真宰八字與華陽真逸上皇山樵似是真侶之號余於崖上又得唐人詩詩在貞觀中已列銘後則銘非顧況可知矣今考此銘字體與舊館壇碑正同其為隱居書無疑予友淮陰張弨以丁未十月探幽山下復得七字云惟寧之上有厥土二字華亭之上有爽塏勢掩四字其右題名徵下有君字皆昔人之所未見也右顧寧人金石文字記

已上俱陳鵬年滄洲瘞鶴銘考

人書瘞鶴銘文後

弨按二書論次出於宋熙寧之時其字之完闕皆有次序當取爲程式俱前列原文末免漏略今以弨所搨先於側立石上得八字仰卧石上得三十字仆石下原存二十三字并不全二字後察出惟寧上得厥土二字華亭上得爽塏勢掩四字其右題名徵字上得岳字徵字下得君字此八字儼然見存合前六十九字何以數百年之諸君竟未之見耶據張子厚云

即可揆度其餘而予所尤難憖置者祗在其間亡失一段又據廣川跋云行之全者率二十五字即為句讀之約束定數每行除上下存者若干又據各本所傳之文塡寫湊合恰當原位自無容那移其無證佐不敢擅入者僅闕十字

金山唐人書本存字如去華西竹法里山陰之類儘可成句亦不輕為引用

較前後諸本又獨多矣然不比尋常碑版楚楚易讀

三十字

山之下仙家□□□□□□竹（無隱）（我）

未遂吾翔□□□□□□□（參廓耶奚奪）（仙鶴）

□□□□□□□□□歲得於華

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

華陽真逸□□□□撰

上皇□□□山樵書

瘞鶴銘有序

□鶴□□□□

此側立石止存八字亦不甚明

故立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

之遽也迺裹以玄黃之幣藏乎

亭甲午歲化於朱方天其

此宋人補刻三行三十四字即在仆石之背上

標題止存一鶴字華陽真逸字可以想見

難揭聞數載前尚有紀也二字今亡

漢唐而下碑亦有逆書者後人以朱紫陽書太極篇改作順行識者議之

今本山重刻橫直二種皆全依玉烟堂帖本前後改竄不同與原石位次參差不合并字體多譌亦列于此以備對勘

# 瘞鶴銘 并序

華陽真逸譔

前標題瘞字今刻譌作瘗下有序譌作并序

前題名一行原文華陽真逸譔上皇山樵書十字今刻前止有華陽真逸撰五字逸又譌作逸譔又譌作撰乃於銘末揷入上皇山樵人逸少書譌增人逸少三字

序首行上於字今刻譌作枀

序次行今刻奚奪下少余仙鶴三字奪又譌作奪藏譌作蔵

鼗之位亦不合矣又雷譌作玄鼓譌作鼔表譌作衮

畱譌作留形譌作聲義譌作我

銘次行上存唯髮鬃等六字下存厥土等六字其間闕十三字當是徵冥一句又爾將何之一句解化下半句下又闕一句即接厥土維寧矣今刻以解化接惟寧為句竟參錯損去二句八字與原位相遠況原位相遠況原石惟寧上見存厥土二字蓋未察也又

蕩譌作湯

題名二行丹譌作丹
題名三行原文江陰真宰四字今刻下增立石二字
右皆指數可見者不敢略加妄議想因重摹之時不曾計其位次牽合足成爾再察元陶宗儀南村輟耕録本亦有不同諸句云乃徵前事我傳爾銘余欲無言爾其藏靈又作義唯彷彿歷下華亭奚集真侶董文敏遂依之以刻石輟耕又云以余考之一本山樵下有書字真宰下有立石二字一本我傳爾銘作出

可垂之久遠況此石見存三十字已得首尾之大概
乎誠令此石先得無恙徐圖再摹三十九字與不全
二字并宋人補序三十四字合一百三字置於一處
則神物復還舊觀一以正前人之謬舛一以啟後來
之信從力而寶之是所望於博雅君子首爲倡率者
也予始於丁未迄於甲戌垂三十載其間遍游五嶽
較刻諸書故鹿鹿無暇每思各依原形大小摹刻四
幅於家園日月逾邁忽至七旬嗚呼予且老矣方苦

家無隱我故立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相此胎禽浮
丘著經乃徵前事我傳爾銘余欲無言爾其藏靈雷
門去鼓華表留形羲惟彷彿事亦徵冥爾將何之解
化惟寧後蕩洪流前固重扃右割荊門歷下華亭奚
集真侶瘞爾作銘丹陽外仙尉江陰真宰

銘後述東觀餘論廣川書跋二則俱已見前　又劉有定
釋衍極一則見前丹徒縣志　又曹士冕曰以下至末見前王氏
法書苑